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總第七十三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七十三輯

李國章 主 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文史論叢．總第73輯／李國章，趙昌平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ISBN 7—5325—3498—7

I. 中... II. ①李... ②趙... III. 文史－中國－叢刊

IV. 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72029 號

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七十三輯

李國章 主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498-7

K·498 定價：1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64063949

常務副主編 張曉敏

執行編輯 谷 玉

秦志華

楊萬里

奚彤雲

李志茗

本期責任編輯 楊萬里

編輯部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古籍出版社內

郵 編： 200020

電 話： (021)64370011 轉

電 子 信 箱： luncong@yahoo.com.cn

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圖書

朱子全書

朱杰人 嚴佐之 劉永翔主編

精裝 27 冊 1980.00 元

唐音統笈

[明]胡震亨編 精裝九冊 800.00 元

錢牧齋全集(全八冊)

[清]錢謙益著 [清]錢曾箋注 錢仲聯標校

精裝 398.00 元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范伯子詩文集

[清]范嘗世著 馬亞中 陳國安校點 精裝 65.00 元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楊圻著 馬衡中 潘虹校點 精裝 60.00 元

散原精舍詩文集(全二冊)

陳三立著 李開軍校點 精裝 100.00 元

海藏樓詩集 鄭孝胥著 黃 珪 楊曉波校點 精裝 50.00 元

研究著作

中國古代審美文化論(全三卷)

吳中杰主編 張岩冰 馬馳 王振復副主編 軟精 160.00 元

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

[美]王靖宇著 18.00 元

聚沙集(上海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論文選)

董乃斌主編 43.00 元

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48.00 元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編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竈王爺、土地爺、城隍爺——中國民間神研究

郝鐵川著 軟精 30.00 元

反切起源考(探索叢書·語言文字學) 傅定森著 24.00 元

尋找“北京人”——考古發現漫筆 曹家驥著 軟精 35.00 元

鴻爪集 章開沅著 精裝 40.00 元

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 楊師群著 32.00 元

當代新儒學探索(中華文化研究集刊) 吳光主編 28.00 元

宋伯胤說陶瓷(名家說——“上古”學術萃編)

宋伯胤撰 20.00 元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論集

章培恒 梅新林主編 精裝 68.00 元

文化遺產研究集刊(第三輯)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復旦大學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編 30.00 元

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 蕭馳著 25.00 元

沈之瑜文博論集 沈之瑜著 陳秋輝編 精裝 100.00 元

蓬萊閣叢書

國故論衡 章太炎撰 陳平原導讀 12.00 元

春秋史 童書業撰 童教英導讀 19.50 元

中國典籍與文化研究叢書

《舊唐書》辨證 武秀成著 40.00 元

《越絕書》研究 李步嘉著 38.00 元

目 錄

中華甚麼物事美·····	柳存仁	1
漢唐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觀審視與斷想·····	王 健	13
中國近南極星座的設置變遷與定紀的始末·····	潘 鼎	33
唐代量移制度與貶謫士人心態考論·····	尹 富	65
宋代制科制度考論·····	祝尚書	103
宋初市舶司“不以爲利”辨——兼論宋朝海外貿易 收入的變化趨勢·····	章 深	143
宋代發運使制度考述·····	黃純艷	153
勾踐姓、氏考 ·····	董楚平	195
論陸機陸雲兄弟之死·····	王永平	203
王安石江寧講學考述·····	劉成國	224
論黃鳳池的《唐詩畫譜》·····	吳企明	253
《賭棋山莊詩集》稿本研究·····	陳慶元	260
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印刷文化的輸入與輸出·····	潘建國	283

中華甚麼物事美

柳存仁

我的題目《中華甚麼物事美?》,“物事”是個比較古老的名詞;是隋、唐時代的語言。^①用普通話說,就是東西,雖然東西這個詞,也有很早的淵源。^②這個“物事”,明代流行的小說《三言》裏的《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開首有幾首詠雪詩詞,也說雪像三件物事:鹽、柳絮和梨花。^③這樣說,它在十六世紀還是活的語言。其實,何止十六世紀?今日長江下游江浙區域裏它也還是生動的口語,那裏的人說“啥個物事(makzi)”就跟說粵語的香港人說“乜嘢(makye)”要表達的意思無異。中華民族是個有很古老的歷史的民族。人類學、考古學的證據告訴我們它的歷史之悠久,可以不必說了,但是我還得說它的有書寫紀錄的歷史,實在是今天世界上碩果僅存的,獨一無比的物證。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這個中華民族究竟有甚麼東西,特別是抽象的事物,像人類文化學所注意的,或應當注意的東西,值得拿出來討論的,是我這篇小文所涉及的範圍。這個範圍其實也是很廣泛的,我未必能夠照顧得到,但是我仍舊選擇了這一個古舊的詞語“物事”,而不說東西,是因為我覺得現代漢語裏東西所代表的大概正是粵語裏用

的“嘢”這個詞。“嘢”這個詞雖然在粵語裏也不止指的是物體的物質，它也可以有英語所說的“any possible object of thought”的涵義，可是“物事”是個複詞，它代表的是物和事的積稱，我想用它似乎比較更周延些。

中華民族是建立中國的各民族的總稱。中國是世界上一個人口衆多的、由五十多個民族結合而成的大國。經過幾千年來歷史發展的演變，今天各民族間的平等地位、親愛、合作、互助，可以說是中華建國的最高義。我們都知道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間內，民族與民族的交往、通婚、教化、貿易，以至於征伐、爭鬥、矛盾，甚至於在這塊廣闊的領土上建立延續了幾十年至兩三百年統一的或分裂的、集權的或分散的朝代，但是事實上今天中國已經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在血統上誇說自己是單純的了，連人口數目最大的漢族也不能例外。今天人類學家們共同瞭解的是漢族也是混血族。雖然這樣，因為漢族保存的可靠歷史材料數量的巨大，和目前漢語普通話的普遍流通，我們說明使用的還是漢文的紀錄為多，雖然我們不會忘記旁的民族（像蒙、藏、維吾爾、壯、滿、鮮、彝、傣等族）也有一部分的文獻。

我們現在要考究的是，從歷史文化的觀點來看，甚麼是能够令我們中華民族發展到現在還能繼續生存、生長，乃至發皇的力量？我們有甚麼東西好？譬如，我們今天說炎黃文化，炎是炎帝，沒有別的名字，黃是黃帝軒轅。炎、黃古書上有的說是同族；又說一個姓姬，一個姓姜，他們“大戰於阪泉之野”，這是衝突。也有人說炎帝就是蚩尤，阪泉之戰就是涿鹿之戰。^④無論怎樣，我們現在說炎黃文化，指的就是各族協調的、和平的方面，決不是強調爭鬥衝突的了。炎黃文化這個詞真的是畫龍點睛，我看

中國歷史上民族間的調和、互助，正是中華物事最美的地方。

古代中國各民族雜居的情況是很繁迫的。西周末周幽王 8 年(約公元前 774)的時候，鄭桓公做司徒。他和周太史史伯對話，問他王室的地位這麼逼促，你看甚麼地方比較安全？史伯回答他的話，指出：

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⑤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鄆、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⑥

這裏最後的兩句話，是說出了民族間居處混雜的情形。《史記》卷 4《周本紀》、《孟子·梁惠王下》都記周文王的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受到薰育(獯鬻)的逼迫，這薰育就是大家熟悉的北方的匈奴。《史記》卷 5《秦本紀》又說秦惠文王稱王改元之七年(公元前 318)，“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看來這裏說的匈奴並不遠在長城之外。《周本紀》又說太王的兩個兒子泰伯、虞仲逃到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這文身斷髮也是越王勾踐的祖先的經歷。^⑦周武王伐紂(公元前 1111)領了一大堆西南蠻族，這些庸、蜀、羌、髳、微、緄、彭、濮人族群的名稱也和《尚書·牧誓》記載的相同。東周襄王三年(公元前 649)，襄王的異母弟叔帶聯絡了戎、翟謀伐他，其後襄王自己也領著翟兵伐鄭(公元前 637)，還娶了翟女做王后。不久他又把翟后廢了，引致了翟兵佔了都城洛陽，擁叔帶為王，叔帶就納了失位的弟婦翟后。襄王靠晉文公重耳的援助，才恢復了地盤(公元前 635)。這事《周本紀》和《國語·周語中》都有記載。可是，這個晉文公的母親，仍

是“翟之狐氏女也”，他的爸爸晉獻公愛幸的驪姬姊妹(公元前672)，更是戎、翟。^⑧

周、鄭、晉都在中原，或偏西北，長江流域的楚國，也不例外。《史記》卷40《楚世家》說“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西周夷王時(公元前924—前879)“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楚的熊渠(他的名字也見《大戴禮記·帝系》)“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誇口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春秋時他的後裔熊通(後來稱武王)伐隨(公元前706)，也還是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經過兩漢、三國，直到西晉末開始活躍的五胡十六國，或是唐、宋兩朝之間的五代十國，以人口最多的漢族爲中心的中國，早已經過不少的多民族雜居的時代。這些雜居的其他民族和漢族之間，或是它們各族之間，時而平和，時而對立，歷史上也描繪了許多超有機性的(super-organic)、繁複的變化。再下面從北宋一直到清，又產生了漢族以外其他民族掌握了統一的暴力政治控制全局的場面，它們就是近世許多外國學者所說的遼、金、元、清征服王朝。從政治的觀點說，中華民族的歷史的確有過不少的各民族之間衝突、掠奪、征伐、壓榨和反抗的痛苦的時候。五胡十六國裏，只有在西北的前涼、西涼，在東北的北燕，是漢族的政權。^⑨五代以建都汴、洛做中心的、擾攘中的中央政權是支離破碎的，和它們保持平衡的所謂十國的地方勢力，儘有活動的空間。這時候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⑩可是客觀的紀錄清楚地

告訴我們，這些漢族之外的許多民族，在這麼悠長的時間內大家共同生存的土地上，文化的吸收、交流和影響，卻是強大而且深廣的。一般地說，這些非漢族的民族的生活史裏，即使在它們用武力壓迫在政治上佔上風的時代，漢化的傾向也還是非常嚴重。這種傾向既不是用武力壓迫的結果，也不是政治上掌權的聰明人一時的權宜之計，即使有時候從表面上看去像是那樣。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承認，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比較落後的征服民族，進入了文化程度比它高的不同的社會環境之後，是會為被征服者同化，而逐漸改變了它對事物的理解和措施的。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漢化可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孝文帝在名義上做過二十九年皇帝，但是因為年幼，上面有一位很能幹也很嚴厲的祖母臨政，直到太和 15 年(491)祖母死後才真正執政，實際上只做了九年皇帝。他又年輕，三十二歲就死了。^①可是太和 15 年以後層層表現的新政，都是這位認真地主張漢化的拓跋皇帝的具體表現。第一是語言。太和 19 年(495)6 月他下詔說以後“不得以北俗之言語言於朝廷”，就是說在正式的朝會上不許說鮮卑話，違反的就免官。這許是便利朝廷上的漢人大臣的。這年 9 月他正式遷都，六官、文武都從原來的舊都平城(山西大同)南遷到漢人的文化中心洛陽。這些南遷的人民在戶口上都成為洛陽人，死了也只許在河南安葬，不許回他們的老鄉。《魏書》卷 21 上《獻文六王列傳上》裏有一段記載他跟他的——位異母弟咸陽王拓跋禧討論過要鮮卑人說漢語的原因，理由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他說要改制度，要學習漢人傳統的禮法和典籍，一定要懂得使用書寫這些著作的語文，並且要能說它的正音。對於那年老的一輩，他也說“容或不可卒革”(一時要改也

辦不到),可是“三十以下,現在朝廷之人,語言不聽仍舊”。他的觀點說得很清楚。我們讀歷史,知道漢代以來直到南北朝這個時候,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十分注重孝道的,所以禮法之中,尤其要注重慎終追遠的喪禮。漢人裏有學問的大儒,在這一方面也很注意。我們但看從漢末到這個時候,請喪服的書記錄在《隋書·經籍志》裏面的有四五十種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孝文帝不僅研習過喪服,並且自己還曾在清徽堂為群臣講《喪服》,想來講的就是《儀禮》的《喪服》一篇,或加上《禮記》中的《喪服小記》和《大傳》;這些都是藉著喪服的安排去解釋宗法制度的親屬關係的。^⑫我們現在只舉這一端,別的細節就不暇說了。這種情形,可以說就是學文化。後世的朝代也有非漢族的皇帝行為和主張跟這裏說的相反的。例如女真人的金世宗,他也是傑出的統治者。女真族最早的發源地是會寧(在今黑龍江),是他們的上京。後來有個海陵王,就是南宋初被虞允文的水軍在采石(安徽當塗)打敗,又被部下殺死的那個皇帝,他先遷都到中都燕京,又將汴京稱做南京。剛才說的世宗是東京遼陽的留守,海陵皇帝到南方去打仗的時候他搞政變,在遼陽稱帝,改元大定,恰巧海陵被殺,他就順理成章的做上皇帝了。大定13年(1173)3月,他在燕京對宰臣說自從海陵遷都燕京以後,女真人都忘記了舊風,可是他自己卻至今不忘女真風俗。“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下一年3月,他“又命應衛士有不閑女直語者,竝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⑬他是不願漢化的。他的兒子早死,後來繼位的是皇太孫章宗。世宗剛死(大定29年,1189),還不曾改年號,他的孫子章宗已經下令“自今誥詞並用四六”,就是誥詞要用駢文寫了!章宗登基改元後不過一

年，明昌二年(1191)又“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館專寫契丹字者罷之”了。^⑭泰和7年(1207)9月，又勅“女直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⑮可見這時民間女真人改漢姓的不少，甚至北方的女真人、契丹人，也有人學南人裝束了。漢化是一種潮流，一種從各族長期雜合而來的自然趨勢，不是朝廷的威力能够阻止的。

上節說到金章宗跟隨親近的衛士有不能說女真話的，這類事情就是在後來的清代也有實例。清末民初有一位著名的學者楊子勤先生(鍾羲)，他著的《雪橋詩話》、《八旗文經》很著名，是大家熟悉的。他是光緒15年(1889)中的進士，題名碑錄上面他的名字是鍾廣，漢軍正黃旗人。他起先在北京做京官，光緒24年發外任到浙江，才開始用楊鍾羲的名字。據他著的自傳《來室家乘》上面說，^⑯他的漢軍旗人也有來歷，因爲他家族本是滿洲正黃旗人，不是漢軍。他的高祖名虔禮寶，在乾隆時做過廣西布政使，回任時向皇帝報告，要用滿洲話。他滿洲話說不好，被乾隆斥令不用再做滿洲人，這才改的漢軍正黃旗。乾隆時正是清代國力强盛佔高峰的時代，子勤先生的這位做大官的高祖，卻是漢化很深的了。像我前面說過的，漢化不漢化，不是武力的問題。

中華民族有這樣複雜的來歷，它今天摻合了五十幾個不同民族，那麼，靠的是甚麼力量呢？我想，我們不妨引一句前面提過的《國語》裏面周太史史伯告訴向他求教的鄭桓公的話，是“以他平他謂之和”。這句話簡單的解說，就是替《國語》作註的、三國吳時候的韋昭說的：“陰陽相生，異味相和。”

陰和陽是相反的兩面。正面的是我，和我相反的就是他。

這是從我這一方面的立場說話。但是，如果從對方的立場看呢？我之爲我，就成了對方之所謂他。兩方面如果要協調，不吸收一點對方即所謂他的原素，是不能成功的；但同時也不要忘記要對方吸收一點我的因素。兩方面相融，成功的是邏輯上所說的“反之反”，這是中華物事包含的最美的地方，有許多情況告訴我們，這也是中華民族承襲的傳統裏面最好的看世界的方法。吸收對方，包融對方，然而並不是就是向對方屈服，是《國語》裏的史官說的和，然而他說這不是同，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結果就是調協，調協的最高成就是有效的綜合，一個總體裏面各部分都能够發揮有機性的作用。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文漢語的結構就是這樣的。漢字有形、音、義三部分，其中最要緊的是字義，因爲在字形上就能表示要傳達的意義，是漢語最突出的優點，也是單祇表音的拼音文字沒有方法做得到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但是漢字中數量最大的仍是形聲字，它也包括了語音。北宋的文字學家們更聰明地發現漢字的偏旁，就是我們的字典裏的部首，固然多有意義，那偏旁之外表聲的部分，其實也有意義，很多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也用同樣的聲符。^①這還不說，漢字結構的分類還有指事，還有會意，就是要把幾件不同的事物會合在一起來瞭解，這就是綜合的運用。加上漢字方塊字的形象，又添上漢語的古典文學裏的對偶的性質。對偶在式樣方面造成了辭賦、駢文、律詩、對聯，甚至於打詩鐘，種類繁多，它們的作法沒有一處不令作者心裏時時須有個要考慮的對面。這裏的聲韻、平仄、字面的漂亮、環境的配和、情景交融，唱出來音調也要符合環境和情緒的要求，處處都有一個我、他的考慮。做詩鐘還要限制到指定要作的兩句句子裏的第幾個字就

是給的題目的兩個特定的字，或者聯句裏不需要嵌字，卻要兩句分詠絕對不同的課題。限制愈多，挑戰愈厲害，考慮的過程也就愈難。可是考慮的結果如果成功，它一定是最滿意、最周到的，這也不在話下。

中華民族的傳統裏，經過幾千年的薰習，似乎造成了一種先天的包容性。《易經·繫辭下》有一句話說：“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漢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也是史官），就引過這兩句來議論先秦時代最活躍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這六家，說這是政治思想的六家不同的主張，都是講治理國家的，不過說法不同，看它們的重點在那裏罷了。^⑮所以先秦的古籍多雜，名爲一家的主張，書裏也常談到他家的議論。《老子》書裏引過《周書》，也看得出來裏面有《管子》的影響。^⑯戰國時代的《呂氏春秋》，西漢的《淮南子》，是被大家公認的所謂雜家的書。《呂氏春秋》的十二紀之後有《序意》，雖然文字有殘缺，著書的目的是“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是個大綜合。^⑰《淮南》的最後一篇，就是《要略》，目的也是“總要舉凡”。其他各家的書，包括《莊子》、《韓非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即使不常被歸入雜家之列，也沒有不包含了一些其他家數的議論的。歷史告訴我們，西漢武帝的时候推崇儒術，似乎真的“定於一尊”，其實政術的運用，底子裏更不能沒有法家的力量。連儒家的孟子也曾說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⑱

中華傳統的這一個根深蒂固的綜合的能力，處理初步的細縷分析性的問題，或者不會起什麼作用，可是這種能持其大端的，深厚博大的魄力和艱辛的經驗，卻可以教中華民族在錯綜複雜的現實國際社會裏，扮演一個很出色的、公平剛正的，擔當得

起排難解紛的調人的角色。調和也正是中華民族生活裏的明顯的特色。現在中國式的餐館在世界上是無遠弗屆的了。我們的飲食,是和五味調口的,並不是煮好了才在菜肴上撒胡椒、鹽。我們用一雙筷子夾不論什麼食物,並不需要用一種刀切肉,另一種刀切魚。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都可以大家隨意喝不同的酒,我們也沒有 tea time。照這個道理推論下去,我們生了病,請的大夫開的藥(不止是草藥)也是照顧我們全身的強弱虛實的,並不只是應付局部。讓我這裏再引幾句周太史史伯的叮囑罷,他說: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稱。^②

我們能够明白事物的兩面,這是中華民族積了幾千年寶貴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經驗。有了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思考方式和深度,這樣在國際間、各民族間的認識和瞭解,是大家對我們中華民族能够有的自覺。這是中華物事最美好的地方,恐怕也是我們不同於“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人的地方。^③

(2002年12月,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香港浸會大學等十間大學合辦的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的發言)

(本文作者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

① 歷史上的隋文帝(楊堅)的死,可能是被燬的。《隋書》卷56《張衡傳》說煬帝(楊廣)“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